



·JAYUTILIWENKU
华语推理文库

04

一枕繁花

苏敏 著

我等你，
等你在永远未知的将来对我说，
嫁给我吧……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一枕繁花

方
敏
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枕繁花 / 苏簌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

2011.5

(华语推理文库)

ISBN 978 - 7 - 201 - 07050 - 6

I. ①—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8850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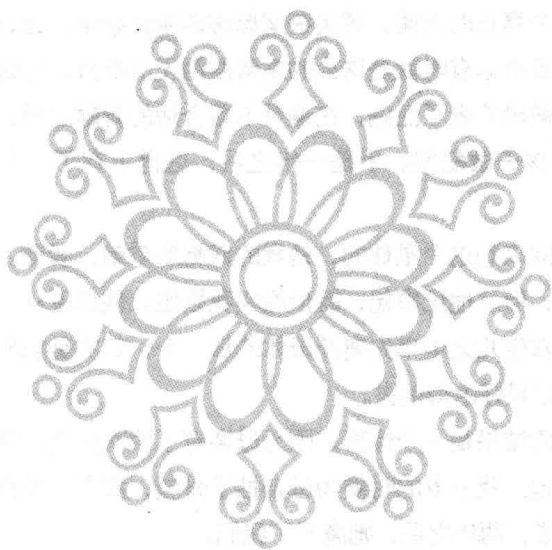
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

字数:170千字

定价:25.00元

序 我的故事



每一个故事，都要有一句开场白。

如果依照我的风格，我大概会说类似“大家好，我是立志成为出色的园艺师、马上高三毕业的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、出身于包括一个爸爸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的资本主义家庭、大大咧咧没心没肺无忧无虑天真烂漫、拥有大好年华无限未来的17岁女生，裴苏”这样的句子。

但姐姐说，s，这个句子好长。

她对我说，告诉他们，你是裴苏，这就足够了。

她说，你要学会对人对事生出那么一点点的怀疑与戒备，不必太多，一点点就够了。

于是她教会我清清爽爽简简单单地站在这里，挺直了脊背飞扬跋扈地说，我是裴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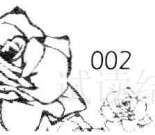
她一直代替着我的家庭构成中关于母亲的位置。

我鲜少对人提及我的母亲，因为一来她去世的时候我的年纪实在太小，根本没能留下什么成形的记忆，二来，我的出生没能改变她死亡的事实，每每想到这一点，我的心中都会泛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歉意和懊恼。

我的姐姐裴萃年长我十二岁，她自小聪明可爱，无数人见了她都说这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天使。其实在父母的人生计划中，也许本不该有我的出现。可是命运有时就是那么的来势汹汹无法抵抗，在姐姐十一岁的时候，母亲被确诊患了血癌，在遍寻不着合适的骨髓之后，医生建议她再生下一个孩子做配型。于是一年之后，这世上有了一个名叫裴苏的孩子。

与我一同来到这个星球的，是我的双胞胎弟弟，裴敬。我比他早出生二十分钟，但从他记事起，就拒绝叫我姐姐。他总说从人体构成的角度上来讲，双生儿之中率先离开母体的那一个，其实是后形成的，我说不过他，所以只好由得他去。

双胞胎的结果是一个惊喜，因为母亲有了两次机会，但上天并没有再一次眷顾她。我一岁的时候为母亲抽了骨髓，那个时候我不记得痛，但手术失败了，两年之后，她离开了我们。





对于父亲和姐姐，我一直在内心深处抱有强烈的负罪感，就好像我的存在原本就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，然而我却没能做到一般，但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包括敬。我尽量努力让自己快乐地成长，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，我希望能够让所有人自始至终都相信，我的生活是一部喜剧片。

高中的时候，一直形影不离的我和敬，进入了不同的学校，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哦，我差点忘记了，我们一直生活在英国，我的父亲，是一个有钱人，至于有多少钱，这很难形容。比如十五岁生日时我们收到了一架私人飞机做礼物，但一年之中可能没有机会去用上一次。

所以，敬去Eton做了Prince Willam的学弟，而我，现在就读于一个每学期需要支付近1万英镑学费的Queen Ethelburga's College。

这里鲜少能够看到东方人面孔，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黑发黑眼的Lydia时真的开心了好久。她是我班上唯一的中国女孩，但我与她距离做朋友，大概还差得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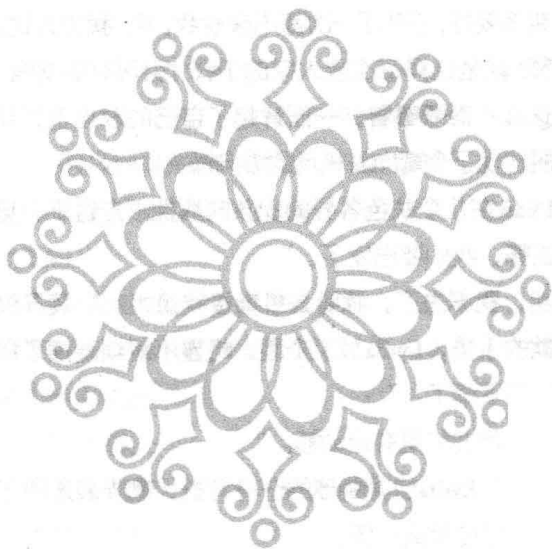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寂寞，我从15岁起爱上了读书并试图自己涂涂写写。可惜我没什么天分，一直到最后也没能写出一本小说，但就像是一种平衡那般，我的生活，它变成了小说。

可惜这一次，不是我最爱的喜剧片。

- 〇 壹 序 我的故事
 ○ 〇 壹 一 转折点
 ○ 〇 玖 二 盛装假面
 ○ 壹 柒 三 爱情
 ○ 贰 伍 四 归途
 ○ 叁 叁 五 最远的距离
 ○ 肆 叁 六 可以不坚强
 ○ 肆 玖 七 陈年旧事
 ○ 伍 柒 八 消失的第三个人
 ○ 陆 伍 九 秘密
 ○ 柒 叁 十 双城
 ○ 捌 壹 十一 另一个侦探
 ○ 捌 玖 十二 找不到
 ○ 玖 柒 十三 那么遥远的以后

- 壹 〇 伍 十四 陷阱
 壹 壹 叁 十五 她的日记
 壹 贰 壹 十六 苦难是我给你的礼物
 壹 贰 柒 十七 记忆碎片
 壹 叁 叁 十八 反击
 壹 叁 柒 十九 惊变
 壹 肆 叁 二十 不说永远
 壹 肆 玖 廿一 迷局
 壹 伍 柒 廿二 破绽
 壹 陆 柒 廿三 无欲之爱
 壹 柒 伍 廿四 曲终人散
 壹 捌 伍 廿五 替身
 壹 玖 伍 廿六 雾散
 贰 〇 伍 廿七 我等你

一 转折点



“Hello, this is Sui Pei。”望着完全陌生的来电号码，裴苏按下接听键，声音之中却带着几分明显的疑惑。

“嗨，Honey，我现在在机场，六点半飞曼彻斯特的航班，要不要来接我啊？”那一边的声音甜甜腻腻，是纯正地道的中国普通话，听背景，似乎有雨。

“你怎么会有时间过来看我？”听到姐姐的声音，裴苏的声音顿时开怀起来，尾音高高地扬起，带着喜悦的余韵，然而转念一想，却又惆怅起来，“可是，我晚上和朋友约好一起出门了怎么办？”

“呵呵，刚刚结束伦敦时装周的show，我有整整一周的假期呢，”裴萃直接跳过妹妹的意见，轻描淡写地继续说着，“好啦，先不和你讲了，我这里下雨，刚刚有一棵树被雷击倒了，如果你不想心爱的姐姐变成一支天然避雷针，就在机场好好等我吧。”

不等裴苏抗议，裴萃已经迅速挂断了电话，莫名其妙的妹妹愣了一秒钟，方才反应过来，忍不住对着话筒大声咆哮起来：“雷击？你当我幼儿园小朋友啊，可恶！！！”

再打过去果然已经关机，于是放下电话又腰站了许久，裴苏忍不住头痛起来：“每次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一点也不问问我的日程安排，但是，至少比那个死裴敬要好，三年了一次都不来看我，唉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这都是什么亲人啊？就是这样每次放人家鸽子我才会没有朋友啊……”

裴苏就这么一面嘟囔着，一面背起了自己的双肩包，从停车场取了自行车，华丽地拐了个弯向着机场的方向蹬去。

身后，Lydia在几个肤色各异的女孩的簇拥下走过来，见了裴苏不禁侧目：“你去哪，我们要出发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去了，我要去机场接我姐姐。”裴苏蹬上车子，回首做了个抱歉的手势，Lydia皱了个眉，略显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冷冷提醒道：“可能要下雨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书包里有运动衫。”

“运动衫？”Lydia望着裴苏的一身打扮，嘲弄般地哼了一声，而身后的女孩子们早已经笑成一团。





距离机场不到五百米时大雨忽然倾盆而至，裴苏一路飞奔还是淋了个半湿不透。

候机室里，她只得把书包里已经有些放皱了的灰色运动衫套在身上，配着原本穿在身上的过膝纯白雪纺连衣裙、本色牛仔裤和淡金色运动鞋，样子说不出的滑稽。她的头发很长，细细软软地披在肩上，颜色是天然形成却很像染过的酒红，整齐的刘海儿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，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大酒窝，明明也是一张清秀的脸，然而此时此刻的那个整体效果却实在是叫人不敢恭维。

在她对面坐着一个老妇人，怀里有一个一两岁的金发小孩，一直盯着裴苏笑。裴苏闲得无聊便冲那小孩猛做鬼脸，于是小孩嘴角的笑还没收回去就愣住不动了，继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倒把裴苏吓了一跳。

向老太太道了半天歉，裴苏这才不好意思地起了身，沿着候机室的走廊盯着脚尖来来回回地闲晃起来。

也不知晃了多久，忽然一人挡住裴苏的去路，裴苏又是一惊，踉跄后退两步，方才看清眼前这个一身Dior小洋装手挎LV的绝世大美女赫然正是自己老姐。

于是也顾不上自己这副狼狈不堪的怪样子，张开手臂径直扑进裴萃的怀抱。

返程时，民工状妹妹骑着小自行车呼哧呼哧喘粗气，公主状姐姐稳稳坐在后座上一手扶着妹妹的小蛮腰，一手拉着自己的旅行箱，姐妹俩每人叼着一支棒棒糖，间或有几句含糊不清的交谈，大致内容是今晚加餐吃点什么之类的。

雨停了，天气很凉，公路上都是水，加上飞机晚点，到家已是午夜过后的事情。裴苏进门就倒在沙发里装死，不一会儿，她在迷迷糊糊中闻到厨房传来的喷香味道。

那是属于家的味道。

于是裴苏在宽大的沙发座中将自己蜷成一个鸡蛋状，半睡半醒之间还记得似乎应该忍住眼泪。

姐姐走出厨房，放下做好的蛋包饭，蹲下身来看着睡着的裴苏，半晌才终于伸出手去擦掉妹妹眼角挂上的泪珠。

一个人生活啊，在这么小的年纪……

次日清晨，是假日。

风和日丽中裴苏穿着背心短裤站在盥洗间刷牙，顺着面前的大镜子，她看到姐姐正穿着自己的家居服坐在地板上摊开皮箱整理行李，如此家常的动作却叫她做得好似插花茶艺一般优雅高贵，再认真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不禁沮丧地叹了口气，嘟囔着：“为啥我有这样好看的姐姐和弟弟，自己却长成这副德行……”

房间里的裴萃闻声大笑：“谁说我妹妹不好看了，姐去削他们。”

“我自个儿。”裴苏高声抗议。

话音未落，脑袋已被姐姐以无比精准的手法投掷过来的不明飞行物敲中，裴苏“啊”的一声，抱着头蹲了下去。

那厢的萃却像个没事人似的拍拍手站了起来，敞开的衣柜中本来剩余的巨大空间此刻已经挤满了大牌时装，裴苏晃了晃眼冒金星的脑袋，回头看了看地上趴着的“凶器”——见棱见角的一盒四色眼影，于是爬起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她老姐一向大而化之的性格中从来不见一般炫富女的矫揉造作，却唯有这同一件衣服从不肯穿第二次的奢侈，叫人瞠目结舌。

但这似乎也并不能怪她，作为一名模特，而且是全球Super Model Top 10之一，她几乎没有办法不让自己成为全球时尚的风向标，这属于她工作的一部分。

裴萃，英文名Constance Pei，当今时尚界最耳熟能详的东方面孔。个子也不高，只有一米七六，却被诸多大师视为灵感缪斯，每到时装周那个把月便会巴黎纽约满世界地跑场子，她走的秀从来不是Marc Jacobs就是Dior、Chanel，谢幕时大师们尤爱牵她的手出来鞠躬致意，她穿过的牛仔裤几乎无一例外会红透下一季，手包更是拎一只脱销一只。到了这几年，她更是同时代言了七个全球顶级品牌，自己设计的同名服饰也已挂牌营





业并广受业内好评。就在三个月前，一位国际级导演甚至为她量身定制了一部电影，目前双方正在就细节问题进行接洽。年近三十的裴萃，日常中不施粉黛，不做造型，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，从不作秀和商演，做慈善却一向不落人后，那样的她，无懈可击，无可挑剔。

一直以来，她就是裴苏心目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偶像。

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她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，一年之中姐妹相见的日子，几乎只有两只手就能掰扯明白的有限几天。

因为有限，所以格外珍惜。

裴苏洗好脸涂过护肤品，转身出来却见姐姐手里捧着个包装极其精致的礼物盒子，不禁来了兴致，赶忙凑过去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，包得这么好看？”

“不知道，在曼城的机场，粉丝团的负责人送我的，还没来得及看。”萃笑起来，拉着妹妹一起塌进沙发里，忙不迭拆起了丝带。那表情，真正是一脸幸福小女人的样子。

说到萃的那个fan club，规模其实并不大，像她这样从不接受采访也不肯上电视的人，除了时尚杂志中有限的报道之外，她的人气其实远远没有她的名气那么大，在大街上随便拉个老妈妈过来问她裴萃是谁，恐怕结果都只能是换来一枚白眼。但或许正因为如此，能够加入她的粉丝团的人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死忠。八月，是萃的生日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他们都会送上别出心裁的礼物，而对于他们的心意，萃总是满怀期待。

拆开包装，竟然是一本手工制作的照相本子，封面上写了五个中文字，“天使在人间”，然而翻开十几页的相册，却无一例外竟是同样一张照片。照片中的萃，身穿网球裙，一手握拍，一手抱肩，长发飘飘然飞起，是少见的动感造型。

“这是去年那几个运动大牌联手举办的慈善网球赛吧，姐你不是还拿了冠军来着？”苏抢过照相本，又来回翻了几次，这才终于找到了其中奥秘，原来并不是同一张照片，而是专业摄像机的十六连拍，在几秒钟之内连续捕捉的动态画面，快速翻阅的话，里面的人就会像动起来一般做出一个连续的击球动作，好像电影胶片一样，“真可爱，不过和他

们前几年送你的礼物比起来，好像没什么新意啊……哎，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”

裴苏一边低头翻阅，一边用胳膊肘戳戳裴萃，然而姐姐却似乎不为所动，裴苏奇怪，抬起头来却惊见姐姐一脸被石化掉了的表情，就连之前托着相册的手都还没有放下去，就那么悬在半空，裴苏吃了一惊，忙打落萃的手，声音也一下子高了八度：“怎么了？不会失望成这样了吧，也许人家今年都忙呢。”

裴萃没开口，只是抬手示意妹妹噤声。她在思考，然而这样的凝重表情却在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出现过，哪怕是敬的确诊报告刚刚出炉的那一刻……

想到这里，裴苏的心忽然像是被针刺了一般“啾”的疼痛起来，于是皱着眉头安静下来，不再说话。

整个房间就这样忽然陷入长久的沉默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萃拿起手机，起身步入阳台，短暂的等待音过后，裴苏听到她说：“R，我要退休了。”

那一刻，裴苏知道电话那端的人一定和自己一样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她跳起来冲向阳台，双眼瞪大了看着姐姐，而萃回望她，眼中坚定不可动摇。

R，是裴萃的经纪人，犹太籍华裔美女，Rebecca。

“Rebecca，我要退出模特界，请你帮我解散fan club，还有，我想把以前的照片留作纪念，能不能请他们将底片和照片都交给我，我愿以重金收购……电影……对，推了吧……你问我为何……我……想要结婚了……”

挂断电话后，萃当然要面对的，是此刻摆出一副你不说实话我就跟你死磕的表情的妹妹，但她却依然轻描淡写：“干吗这么看我，你姐我太美了把你都电晕了？”

“你要结婚？跟谁？干吗不干了？代言呢？服装店呢？”一股脑的疑惑，然后是连珠炮似的追问。

“你知道那个韩国人吧？姓金的那个，”仿佛在脑海中搜索了许





久，裴萃眼皮一挑，双肩一耸，“他上个月向我求过第十一次婚了，不知道现在还作不作数。”

“你爱他？他追了你七年了，也没见你答应过。”

“所以我才看得到他的真心啊，这样痴情的男人，很难得的，样子也周正，家世又清白，还是个检察官，很有前途吧。”

“那电影呢？你不是很喜欢那个剧本的吗？”

“苏，我马上就满三十岁，早就过了做明星梦的年纪了，那些不过都是自娱自乐，以后在家里，你一样可以用DV把我拍得美美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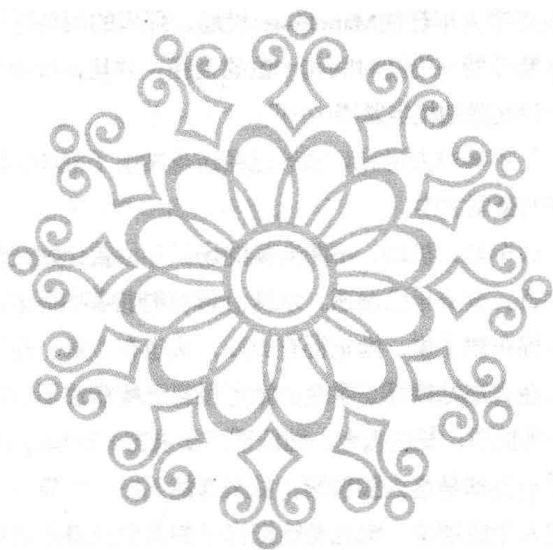
“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傻子，再成功的女人，如果没有归宿，也不算成功，你不觉得该为我感到高兴吗？”萃倚靠在落地窗前，挽了挽乌黑的长发，嫣然一笑，“人是会偶尔希望跨出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轨迹，好好疯狂一次的，真的，况且我答应过爸爸，三十五岁之后就回去接手家族企业，早晚的事情，我都想得很清楚了，你放心，我并不是心血来潮，我很明白我在做什么。”

裴苏还想要什么，却被萃揽过肩膀推入房间：“明天我要回去找Rebecca谈退休的具体事宜，敬的毕业典礼恐怕没法参加了，你替我好好为他庆祝吧……我饿了，带我去你最爱的那家汉堡店吧，终于不用再节食了，上次你吃的双倍Cheese口味我真的已经觊觎很久了……”

苏一直阴沉的脸终于垮了下来，萃说得并不错，句句合情合理，让她无从反驳，只是出门之前无意又瞥见沙发上就那么扔着的照相本子，不知为何，一股很难形容的感觉却忽然弥漫她的心头。

二 盛装假面



“真的很抱歉，Miss，我们也不想临时取消航班的，但是您也看到了，雨势这么大，如果强行起飞，我们无法保障乘客的安全，当然也包括您。”

机场人员摊开手，一脸无奈地解释道，裴苏却根本听不进去。明天就是敬的毕业典礼，她却在今天才处理完自己的毕业手续，这趟班机已是她能够赶上典礼的最后机会了，可是他们却告诉她，如果这场雨不停，飞机就无法起飞。

令人沮丧的雨季，姐姐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不顺利。裴苏扭头望着玻璃幕墙外肆无忌惮的雨，雨声渐渐咆哮成一种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外面的夜色白茫茫的一片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

手机已经被自己攥得滚烫，苏拿起看了好几次，显示的时间其实也不过相差了几分钟。打给敬吗？说什么呢？你自己玩得开心，我去不成了？像爸爸和姐姐一样？

苏抬起头，像是下定某种决心那般，转身回到了候机室。

“我想请问，如果我想去Windsor，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？转机也没关系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赶在天亮之前抵达。”

“有是有的，”工作人员看了看手表，却面有难色地耸了耸肩，“如果您现在搭乘火车赶往Manchester机场，那里的雨势还可以保证起飞，但您可能要花费一倍的时间和一倍的金钱，并且，我很难保证您一定能够准时，时间恐怕相当紧凑……”

“谢谢！”不等对方说完，裴苏已经转身冲出了机场，转瞬隐没于那场惊心动魄的豪雨之中。

计程车，火车站，机场，不断变换的场景和位置让她恍若置身于一场电影的蒙太奇。全身早已湿透，水珠沿着发梢啪嗒啪嗒地滴下来，一点一点地没入棉布裙子里，她觉得有点冷，头也有点晕，在计程车上她弄丢了钱包，在火车站摔坏了手机，她觉得自己糟糕透了，口袋里仅有的钱只够买一张机票，长这么大，她似乎还从未这么狼狈过。

不，似乎一直都是这么狼狈的，从来都做不好一件事，从来都交不出一份漂亮的人生成绩单。她总是能把自己的人生搞得稀里糊涂乱七八

